香港作家之旅（上）

王一桃

■**黃維樑《七十日壯遊歐洲》**　收在《我的副產品》第四輯「旅遊隨筆」中的《七十日壯遊歐洲》，是黃維樑的一篇別具一格充滿豪情壯志的遊記。正如作者所宣稱的「這是我的『壯遊』。雖然不敢高攀齊魯的李白和杜甫，不敢高攀遊意大利的歌德，我敢說，這是我的壯遊！」於是在作者的筆下：一山水接着山水，名勝接着名勝，萊茵河重疊着多瑙河，聖彼得大教堂重疊着聖保羅大教堂」，儘管「肚子半餓，驕陽甚烈，但雙腳絲毫不畏縮」，先後訪問米開朗基羅、貝多芬、濟慈、史特福、葛瑞斯米亞、莎士比亞、華滋華斯、歌德的故居或生前活動之處，並重點寫了訪問湯默士曼紀念館的感受。

夾敘夾議是黃維樑這篇遊記的最大特點。作者筆下的翡冷翠、阿諾河等山川景物，古堡建築無不注入作者的生命、思想和情感。讀着這篇遊記，彷彿聽到作者跳動的脈搏。試看作者亦莊亦諧的一段文字：

雖然漢堡包吃得太多而感厭倦，雖然有時獨遊太寂寞而思家思「香」（香港這故鄉），到底，在奧地利，綠原、雪山、名川、勝迹，處處是「地利」，吸引我的眼目，在德意志，德國人對納粹罪行的懺悔，重建國家的魄力和苦幹，都堅强了我繼續獨遊，一窺究竟的「意志」。我要寫的遊記，當然還包括東西柏林那一系列圍牆的寫眞意義和象徵意義；當然還包括英國的倫敦、牛津和劍橋的種種景象和聯想；當然還包括火車上，英國友人依依的惜別，包括鬧市中巧遇友人的驚喜，和跟着的咖啡杯旁邊的文藝閑論；當然還包括漢堡和昆士堡兩個文學會議的事理和人情……

「鄉」、「香」的諧音，奧地利和德意志中的「地利」和「意志」的活用，都顯得自然，風趣。至於後面的寫作宏願也絲毫沒有造作，而是作者的由衷之言，其中一系列排比句的運用增加了文章的氣勢，給人以一氣呵成，渾然天成之感。

黃維樑的遊記，雖然在其作品所佔的分量不算太多，但由於匠心獨運，故別具一格，耐人尋味。讀者從他的遊記中，不難發現作者的「自我」，其中有他的宇宙觀、人生觀和藝術觀。《七十日壯遊歐州》就是他立足於豐富多彩的現實世界而又充滿浪漫蒂克情調的佳作之一。

■**梁錫華《愛此陰寒》**梁錫華的散文，一向以生動雋永見稱，思果說他的散文「沒有一篇是沉悶的。」他的「才學之高，發揮力之强、文字之活，都在別

人之上。」我們從其遊記亦可看出端倪。

《愛此陰寒》是從《我爲山狂》一書的卷首之作《夏遊三則》中選出的。這是一篇記述英倫天氣的遊記，寫得生動活潑，深刻雋永。

下筆之前，作者先引用了陸游的詩「我來不須晴，微雨正相宜」作爲題旨，以「愛此陰寒」的意念貫串全篇。

文章開頭交代了時間、地點和天氣，並在天氣上大作文章，指出「雲多，偶有驟雨」是倫敦本色，不值得稀奇；而「十五度」卻是天公太過客嗇了。接着對很多人討厭倫敦的天氣發表了截然相反的意見。

在別人看來，倫敦是「灰灰的樓宇、灰灰的街道、灰灰的人流，配上頭上灰灰的天……這樣的四顧陰慘，人能逃得過灰溜溜的下場嗎？」但對作者來說，「天氣愈冷，我的頭腦心思愈清明，不論躲在私家的斗室，或公家的偌大廳堂，例如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都靜享一種神秘幽渺的安謐和舒暢，眞恐怕要待太陽出才能情緒低落了。我熱愛倫敦的陰冷！」

作者還幽默地說，他的這種「愛此陰寒」其實不好隨意抒發，「因爲世上有心人太多」，很容易被他們加上種種罪名，只是對那些具有幽默感的英國人是例外。

從個人的感受來說，英國的天氣確是不壞，作者繼續補充道，「驟雨灑幾下，叫人羣和整片大地都鮮活清爽，連最笨的，也不致全人昏昏，什麼空氣污染，也兇不起來。即使你不愛雨，只要幽默地看它爲天神開玩笑，就心平氣和了，進一步，可能會修到像宋人，對雨而哲學起來。」作者認爲，正是這種天氣，使英國人的人性多、野性少；而英國人的幽默感，也是和這種灰雲和驟雨有血緣關係的。作者還風趣地說：「他們處在那個環境，若不幽默，早就死得七七八八了。」

夾敍夾議，幽默風趣，是這篇遊記的特點，讀着這樣意趣橫生的文字，難道你能不發出會心的微笑？

在充分表達「愛此陰寒」這個主旨之後，作者還附帶談到許多人對所謂霧都的無知和偏見，並針對兩篇咒罵倫敦大霧的文章進行批駁：「其實，倫敦的毒性黃霧，自一九六一年空氣清潔案一執行，已消逝在歷史書頁中了。」並提到香港中文大學每年春夏之交「白濛濛」、「盲昏昏」、「混鹿漉」的霧，卻不見有人爲文討伐，這就不免令人感到憤慨了。

文章收尾，再次點題，而且文采燦然，意蘊雋永：

在英國漫遊十餘天，俯仰在最低九度、最高十九度的氣溫中，自覺有福。偶遇一些驟雨，感到如晤故人。回香港一出機場，給三十二度的濕熱緊罩密封；四顧無由逃，最後竄進的士，在那躲災式的微涼小天地，不懷念英國還懷念什麼呢？

如果說文章的前半部側重夾敍夾議的話，那麼寫到這裏則可說是即景生情了。「自覺有福」四個字眞是可圈可點，「如晤故人」更加把驟雨擬人化，充滿濃鬱的感情色彩。最後更以香港的濕熱難當和英倫的宜人天氣相對比，進一步反襯、烘托，充分表達其「愛此陰寒」之情。

作者還有一篇《「霧都」霧雨知多少》可作此《愛此陰寒》的注脚。其中談到以往倫敦的霧是因其時家家戶戶燒生煤，每遇潮濕日子，煤煙點着水氣乃造成一種有害植物的黃霧。到了一九六〇年後，當局立例禁止燃燒生煤，再加上電氣和石油氣的普及，用煤的人愈來愈少，霧乃歸隱了。談到倫敦的雨，則是四季常臨，膩膩霏霏，忽隱忽現，來去匆匆，完全是一種「溫雅之雨」。談到那裏的太陽，作者把它比作「吝嗇鬼手中的錢，不會輕易示人」，而天空則像個大鉛鍋，低低的倒罩在衆生頭上」。儘管如此，作者仍「不介意倫敦偶爾姍姍來去的輕霧，也不討厭那四季親人的小雨。兩者悠悠忽忽，不時入夢」。即使偏重於說明的散文，在作者的筆下，

版權所有 及報社所印 作者 未經批准 不得轉載

也仍有鮮明的文學色彩，這就是作者散文所以引人入勝的一個主原因。

■小思《不追記那早晨，推窗初見雪……》

在香港的女作家中，小思是令人注目的一位。而最難能可貴的是她一直苦心經營高格調的純文藝散文。《七好文集》和《七好又集》就收了她生動雋永的佳作，《日影行》、《承教小記》、《彤雲版》等散文集中也收了她精彩動人的遊記。只要讀《不追記那早晨，推窗初見雪……》，就會被帶進一個充滿詩情畫意的藝術境界，其文美，其意深，作者於濃麗的文辭中注入了眞切的情感。而在構思上又有跌宕多姿引人入勝的魅力，更令人愛不忍釋。

文章先褒揚香港，說在此佳境居住「很可以不知老之將至」，然後用「悔不該」離開它，便來到這四季那麼明顯的地方」承先所說，而京都的物換星移「足使對季節慣於無知無覺的人，又興奮又凄然」則爲全文轉折，引出如詩似畫的意境：「經過兩天的微雨，釀出了一點暖意，等再放晴時，滿街的楊柳竟然已經帶了嫩得宛如輕輕一彈便碎的綠。」一個「釀」字，一個「彈」字，使春分的境界全出！接着寫那使人目眩心搖的一片繁花景象：

櫻花絕不可以逐朵細看，該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朦朧，遠望似一層微紅的輕霧，罩在山間人叢。當我在垂柳垂櫻間分花拂柳而行時，只驚訝日本人的狂歌大醉，和由朝至暮，甚至挑燈去賞櫻的行徑，竟忽略了看櫻的艷。在花開的第四天晚上，一陣不大經意的夜來風雨，到早上出門，地上滿是未殘的落花，而風一來，便飄得人肩襟都是，這時刻才悚然察覺到櫻的凄艷。我繞道而走，只爲眞的不忍踏住落花……

這裏有幾個層次，一是櫻花開時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朦朧，遠望似一層微紅的輕霧」；二是作者賞花時卻被「日本人的狂歌大醉」和不分晝夜如痴如醉地賞櫻所驚異；三是在風雨之後看到滿地飛舞的落花才「悚然察覺到櫻的凄艷」。這樣由遠及近，由粗及細，層層寫來，搖曳多姿，跌宕有致。寫完了賞櫻，再寫踏青。那滿城皆綠的新綠不過一夜之間全冒了出來，特別是「楊柳已經變成放蕩的冶綠」，令人「體會整個宇宙的飛快推移」。此時此刻，人們只有趕，趕看杜鵑花、紫藤花、鬱金香，並「等梅雨天，去西芳寺看苔」，而自己也「彷彿參透天地的機微」，居然也惜春傷春起來。文章末尾說「離開香港，令我覺得老得眞快」，和開頭遙相呼應。整篇遊記寫得情景交融，耐人尋味。

小思的散文，一向以「少而精」著稱，她的遊記也是如此，日本京都的景物，她只寫了幾篇，但卻字字珠璣，渾然天成。筆者曾以「文情思理得天然」一語概括她散文的思想和藝術，這篇《不追記那早晨，推窗初見雪……》不也是這樣嗎？

■彥火《太平洋的風情》

東南亞的幾個國家和地區，是港人經常旅遊之處。而位在太平洋赤道線上的菲律賓，也使香港作家流連忘返。彥火曾於木棉花開的季節來到這個迷人的國度，以詩一般的語言寫下了《菲律賓之戀》一組精彩動人的遊記。其中有《木棉花開》、《茉莉花的友誼》、《充滿色彩的國度》、《醉人的綠流》、《金燦燦香噴噴的二月》等十九章，比較全面地介紹了這千島之國的地理環境、社會風俗和歷史文化等各個方面，人們可以把它當作具有文學色彩的旅遊指南讀，試以其中的《太平洋的風情》爲例：

菲律賓七千多個島嶼，宛如七千多顆明珠，鑲嵌在太平洋西部海面。伴隨它特有的地理位置，產生許多美致的別名：「東方海洋中的珍珠」、「七千綠寶石島」、「太平洋的寶島」……

接着，作者「在不同的時

間、地點、位置」描繪這「太平洋的風情」：

從飛機的機窗鳥瞰，千島之國是一叢翡翠，浮泛在滄波碧浪中。

從海路的航船上眺望，只見島與島之間永遠鱗動着一匹湛碧的海綢，如少女的裙裾，臨風飄動。

……

我曾在滂沱的大雨中，跑去突魯萬二次大戰美軍登陸的地方，看太平洋的風波。疾勁的海風，捲起洪洪萬里的巨濤，而在風濤中卻屹立着叢叢的椰樹，如一個個歷經滄桑的戰士，在述說一個故事；日本人走了，美國人來了。

我曾在風和日麗中，從宿霧的市區，跑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到市郊麥克丹(MACTAN)島去憑吊太平洋的海浪。

……

菲律賓原始部落的戰士，在澎湃的驚濤中鐫刻了懾人心魄的圖騰。

這是西太平洋海面的一頁動人樂章！

在作者的筆下，千島之國如「一叢翡翠、浮泛在滄波碧浪中」(這是自上鳥瞰)；又如「少女的裙裾，臨風飄動」(這是平目遠眺)。而海邊的那叢叢椰樹「如一個個歷經滄桑的戰士」、「在風濤中屹立」(這是大雨中所見)；至於代表菲律賓原始部族的麥克丹酋長，則如高高屹立的椰樹一樣引起人們的景仰(這是晴天裏的印象)。比喻貼切優美，涵義深刻雋美。既寫了自然美景社會風貌，又抒出作者「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的眞情實意。

■柳蘇《太平山頂望下來》

香港人寫香港，結集出版的有柳蘇(羅孚)的《香港　香港》，以全面、眞實、深刻、感人來說還沒有第二本可以企及。其他如陳述《鏡裏香江》、魯金《奇在廟中》、也斯《城市筆記》、蔣芸《香港隨筆》、巴桐《香島散記》、黃繩《香港抒情》、葉靈鳳《香港滄桑錄》等所收的一些遊記也留給讀者以眞切鮮明的形象。現在讓我們來欣賞柳蘇的《香港香港》這本散文集中膾炙人口的《太平山頂望下來》：

香港是從東到西一座斜長的島，靠北這一邊是熱鬧的市區，靠南那一邊是美麗的海灣，闊人的別墅、官方的監獄、喧囂的海港，現在又添上了工廠區和有名的海洋公園。上了山頂，北望南眺，兩邊的景色都可以到眼中。北邊的市區是看得清楚的，不僅是山脚的港島市區，隔着海峽和它相對的九龍市區也能夠鳥瞰入目。南邊那些海灣、別墅、監獄、海港、工廠、公園，卻大都因綠樹遮了望眼而看不到，但藍色的大海，海中的小島，遠處碧海青天相接的景色，卻奪目而來，使人心曠神怡。

更精彩的是夜色，夜香港的燈色。每天黃昏到臨，燈色就與暮色齊來了。從山頂望下去，像撒了一地的星，又像浮動着五色的雲——那是霓虹光管映照出來的，海島這邊，星、雲從西到東，是中區、灣仔、銅鑼灣、北角……一條彩帶似的鋪過去九龍那邊，星、雲從南到北，是尖沙咀、油麻地、旺角、深水埗……是又一條彩帶在鋪開。白天，山頂已經是一個清幽的世界，晚上，就更是清宵幽靜了，在靜悄的高處，下看這浮動着的彩色的星河，凝止着，又彷彿不時流動着，緩緩地流，無聲，却又彷彿聽得到隱隱的車聲人聲，使人感到這個城市並沒有在一片寂靜中離你而去，它還是屬於你的，你也還是屬於它的。

在這兩段文字中，作者先將港島的地理位置作了簡要的概述，進而從山頂鳥瞰，將出現在自己眼底的山光水色、園林建築一一加以介紹，而重點則放在香港夜色的具體描繪上，用「更精彩的是夜色，夜香港的燈色」作引，接着寫了燈色與暮色齊來的璀燦景色：「像撒了一地的星，又像浮動着五色的雲。」而這兩個生動的比喻又引出新的比喻：由星雲交織成的兩條彩帶，一

條從西到東的鋪過去，一條則從南到北鋪開……然後又以山頂白天虩幽夜晚更清幽的氛圍來烘托既像浮動又像凝止的彩色的星河；而在萬籟無聲中又彷彿傳來隱隱的車聲人語，「使人感到這個城市並沒有在一片寂靜中離你而去」。特別是「它還是屬於你的，你也還是屬於它的」更是傳神之筆，將城市與人的關係緊密聯繫在一起，達到物我合一的境界。

■也斯《歷史的漫步》

香港人寫香港，不僅親切自然，毫無隔了一層的感覺，而且深刻雋永。讓我們再看也斯(梁秉鈞)的《歷史的漫步》，這是作者一九八九年二月的作品，重點寫城市與人，街道與歷史的因緣。捧讀此文，我們彷彿和思想深邃、目光敏銳、聯想豐富的作者一齊漫步於香港的西邊街、常豐里、餘樂里、滙安里、太平山街、荷里活道，緬懷那似乎已經褪了色的歷史。有些街巷，我們不知走過多少次，却因過於熟悉以致未加細看其建築物，但作者卻提醒大家：「房子也有它們的歷史」，不信？請看……

從這條傾斜的街道走下來，你逐漸發覺，那裏充滿了符號，叫你去讀這百年來歷史中所包含的種種隱秘：那些空置的舊屋中的幽靈，那些藏匿在磚瓦間的歷史的遊魂。……簡陋的民居，不足的衛生設備、繁華的煙花地、死人無數的瘟疫。在這一個陽光溫暖的早晨，這一切彷彿都被埋進一個不通風的地下的空間了，只留下那不顯眼的入口，讓你細看時記起它的存在。

接着，作者的筆鋒轉到土地誕，描述了絡繹不絕的善男信女和香煙縈繞的傳統祭壇，進一步說明和提醒你「它的存在」：儘管「後面新款的高樓迎天拔起，但沒有改變這小巷的面貌，對土地的拜祭一直流傳下來，經過歷史的轉折、疫病的生死、商貿的衰旺……」作者還通過對正在拿香叩拜虔誠祈求的老婦人的特寫進一步渲染了這一氣氛。

往下作者向我們搖了一系列的鏡頭，不斷加深和强化讀者的印象，那些舊街巷的古老房子、那些街旁的大牌檔、那些跌落了的路牌、那些專做酸枝傢俬的鋪頭、那些擺滿各種神像的廟宇、那些嵌滿了善長仁翁的照片，刻滿對聯賀詞的大堂、那些原先停滿疫症死屍的醫院舊址……無不在向人們敍說那些古老的歷史。作者於篇末寫道：

誰又記得，文武廟那兒，過去原是訴訟和裁決的地方，是華人社會的一個中心點？荷里活道過去那邊一帶，越來越多新式的建築物了。文武廟變成遊客的觀光區，一個外國人進來求籤，並且買了一本用英文解籤的硬皮書。年青一代走進來，看見後面的神像，燃燒的香火，立即想到無數港產片中的武打背景。大家漸漸忘記了：走這段路，從這些街道和房子本來是可以知道多一點歷史的。

也斯是從縱的方面來追溯香港的昨天的。讀《歷史的漫步》我們不是可以從城市街道的今昔看到香港的歷史文化、社會風俗和人生側影嗎？